

范忠宣公文集

九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六

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諱子儀字中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德隆之曾孫資政殿太學士禮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祈國忠獻公諱雍之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兵部尚書諱宗傑之第三子妣永安縣太君陳氏故相鄭國文惠公之女也范氏其先太原人自忠獻公在 仁宗朝入陪樞衡出秉旄鉞有勲勞于王室太原之范於是大顯子孫蕃昌世推以爲盛族君以忠獻公蔭授秘書省校書郎公薨遺恩遷太常寺奉禮郎君年尚幼請於祖母臧夫人曰不幸吾祖捐館忍復因此進官耶願改奏它親夫人竒其

忠宣集卷一六

言遂奏尚書同堂兄宗本屬告命已出弗許辭衆知其志趣遠矣初命監鄧州商稅有持金帛私出城者吏執之欲倍稅而縱之君察其物非所宜有送州以治果皆巨盜監西京長泉稅兼採柴務舊制役卒日有定課雖祁寒暑雨必如其數卒或買薪輸官以是多凍餒爲盜民居患之君撫存區處積日會數併輸皆樂事勸功不踰歲所增者千餘萬而卒尚餘間得以爲生于今使之監杭州稅凡掌市征取之若太寬而歲計入則倍歷知忻州秀容河南府伊闕二縣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丞相韓公宣撫陝西雅知其才就舉通判州事塞下華戎錯居歲月浸久多冒耕者經畧使上聞委君提舉根括得二萬餘曠以增募

弓箭手步騎萬有六千邊兵益彊考課爲天下第一
特除知博州又易趙州皆以避親不赴乃知汾州又
避親改耀州還朝爲開封府司錄參軍大臣交章薦
之改三司勾當公事擢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倉河決
澶濮水汎諸郡歲存饑民流散天子憂之詔委居賑
濟東西兩路居多爲方計所存活二十餘萬時諸郡
方完城壘居請募飢民給糧以役之計工十有九萬
未幾而成公私賴焉初朝旨賑濟及夏成而止居上
言民遺棄幼稚尚數萬無歸請賑至秋聽人得收養
詔從之所活老幼者又數萬就爲本路轉運判官居
奉使不爲苛察務安全官吏法令有未便於民者必
以上聞率皆見從故所至以寬厚稱丁永安太居憂

服除授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改利州路居以職
在巡察當勤恤民隱州縣多居山險居不避跋涉之
勞雖窮僻無不至以衝冒得疾元豐六年十月六日
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三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護軍服
五品娶周氏封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鎬太廟齋郎
次日鐸女六人諸孤奉居之喪以七年二月三日葬
河南宣武村北邱山先塋之次既葬請余文以表其
墓余與居有葭莩之親知居之行爲詳故不得辭惟
居生於貴閥而不驕長於吏道而不矜仕優而志愈
謙治辦而力愈彊其居家也孝恭其事上也忠篤其
莅官也勤恪其治民也愷悌行已終始人無間言可
謂士君子矣居之昆弟六人皆以才行稱顯用於朝

而君不幸未中壽而沒不克究其所有其命矣夫故書以表其墓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

惟宣簡公既改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龕澗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旦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哲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居近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合唯是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某竊惟慶曆嘉祐之際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高文大策進預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

君熟公之貌及長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略地河朔以公皇祖太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葬陽翟遂爲開封人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名讀書彊記博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瓌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

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方且以諫官召會趙元
昊及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略陝
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略判官直集賢院參都
部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輒
竅衄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
益爲多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
兵出擊賊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十
四事多見施用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關陝
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
還判三班院又詔公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
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一軍真

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
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
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
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書人手勅起
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旣葬託邊事求
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乏人而燻蟻
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聞其言
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服除加
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渭
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
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消井夷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
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比惶懼請命蜀經王均

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
雖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
逃而爲盜者甚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
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果禁惡然後致之
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
屬大飢人無孳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略有張忠定公
之風治狀聞聖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
理檢使未至復以舊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
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
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鈎考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
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
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民匱國日益以其顧

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爲皇祐會計錄六篇上之并乞
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圖之上覽之嘉
歎未幾遂以爲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爲
及是任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爲亦言無
不從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故事大
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如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意篤
不以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日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惋
駭亟勅太醫診視中貴候門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
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爲尚
書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
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
八年十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詔報視朝贈太

子太傅賻卹甚厚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款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疑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間言自爲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啓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銳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興爲公建明爲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迨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爲天下福也公旣被疾下至閭巷咸戚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公諱況字元鈞皇曾祖諱某贈太保皇

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弟之子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旣而復夢云然即發壙公柩果爲水歎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月改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眚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爲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燁其文於皇仁宗俊乂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荒穢以薈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帝曰休哉維吾夔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爲相胡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居所難者

時功多享厚譏毀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
老天實爲之新宮孔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行狀

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
軍節度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
都督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
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富公

曾祖處謙故內黃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鄧國公

曾祖母劉氏贈魯國太夫人

祖令荀故商州馬步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韓國公

祖母趙氏贈韓國太夫人

父言故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秦國公

母韓氏封秦國太夫人

公諱弼字彥國其先出於周大夫富辰之後至高祖
諱璉因五代之亂自齊徙居於汴仕唐至京兆少尹
至鄧公始遷于洛今為河南人初秦國太夫人夢有
天赦旌播鶴鴈降盈其家覺而生公才數歲方戲於
庭忽大雷震同戲兒皆奔走公獨神意自若人以此
異之少篤學自刻寓于僧舍不就寢榻冬夜以冰雪
沃面鄰房僧有持苦行一 猶服公之勤後應舉京師
我先君文正公方居文館一 凡公而奇之與語終日曰

真王佐才也自此深受重之親懷其文以見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獻公總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奇才也願舉於朝而用之晏公世號知人遂以女妻之時仁宗再復制科先文正公謂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應是詔天聖八年公遂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用丞相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先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而獲二過於天下也矧忠臣漸逐則異日國家緩急何由得忠臣之心聞骨鯁之論哉除通判絳州時天下久安四方弛武備因東南歲凶民多失職或散爲盜賊公

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閱將謂宜立武學設科目以養選求將帥之才及不當禁孫吳之書二曰聚兵謂詔凶荒之郡置營募兵收其壯健不止免爲盜賊募可訓練以爲四方之備三曰救農謂以流民棄地召飢者會以種食而耕爲屯田上可以資倉儲下可以賑窮乏四曰弭寇謂宜增邑尉弓手之數明其賞罰以捕小盜省巡檢之冗員明其兵力以防大寇景德四年召試館職公以不爲詞賦求免仁宗特令試以策論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自此登制科人試館職止用策論由公始也從丞相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實元元年趙元昊反河西僭大號遣使致書且求割地

金帛時事起倉卒朝廷施設用人或失折衝制勝

之術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先斬其使則可以不國
威折姦謀二曰聞閔兵四方亂使煩數非所以示威
重安民心三曰兵興財困至廣宜佐以內府金帛不
宜專責外計必將侵刻人民傷蠹國本四曰宜重賞
戰功以勸死士五曰不冝以節髦王爵購募首惡殆
非示武明罰之道徒可取輕夷狄六曰勿用夏守贊
充樞密使以輕兵本妨賢路七曰備邊乏人宜選擇
羣臣不限品格各舉其類以收才能八曰每遣邊臣
請先賜對觀其敷奏以察人才撫以德音俾竭死力
書奏中外服其切中時務二年召還爲開封府推官
賜五品服改知諫院時朝廷悉天下兵以防西北而
東南九道至乏守備公上言宜於逐道擇其要郡各

募兵數千人立帥訓練以備他虞又茶鹽之禁方密
利厚而法重致貧民抵刑有衆公上言願省羸兵節
冗費以佐國用而弛其禁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歲旦
日食公上言請罷其日錫宴以答天譴雖戎使在館
亦宜徹樂就賜飲食朝廷下從公曰萬一北虜行之
則貽朝廷羞矣後使虜者還云虜中果於此日罷宴
中外服公遠識先是仁宗推委執政而執政者惡上
聞其過失因嘗貶諫者遂榜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
公因日食上疏曰懼菑修省之道無若開通言路納
諫無諱使人人皆得盡言陳上得失擇善而行則萬
務皆修不獨可答天譴亦將遂致太平矧庶政之多
豈一二臺諫之臣所能畢舉必資衆賢多士之助願

時詔求言盡除越職之禁不俾狂夫言叟皆得獻議則
可以下盡人情上答大戒尋下詔許臣僚皆得言事
公又言西陲用兵臣僚奏封事甚多乞選侍臣置局
詳擇可采悉施行之會劉平戰歿中貴人黃德和逃
歸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卒禁守平家公上言曰臣
聞平受命之日即時首路志在忘家徇國寧肯盜賊
必德和日以貶歸苟求脫免而造此語兼聞遣以臣
體量深恐同類附會誤朝廷賞罰請遣文武信臣以
往後劉平果非降賊德和坐要斬入內都知王守忠
除陝西兵馬都鈐轄公上言曰有唐之衰始疑將帥
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
軍之任也臣恐兵權遂移邊將無功請罷遣朝廷從

之又言今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而相臣不
預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朝廷從之西夏大首
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朝廷補乞
砂以奉職山乞以借職置于荆湖間公上言曰二人
向化而來宜厚加賞勞探訪賊情今乃置之遠郡俾
被羈縻之苦矧其親屬必已夷滅使有悔順之痛將
何以招懷來者請召還優待以佐滅賊之計又言朝
廷取士路狹天下必多遺佚按兩漢有賢良孝廉孝
弟明經秀才進士之科在唐亦有制舉五十餘科本
朝唯進士學經二科及近復制舉大槩所取文士而
已其他人材悉皆棄遺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絕倫智
足安邊十可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絕域之類多設科

目委逐路監司察訪選舉以盡遺佚之才朝廷從之
明年充三司監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差使契
丹二年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賜三
品服時有用僞祠部牒爲僧者事覺牒乃堂吏爲之
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堂吏公遂白執政請收堂吏付
獄執政指其坐曰他日公當居此無事沾激蓋羞已
不能戢吏而以此誘公覲止其事公正色曰今以公
事來白何得以私意相誘必得吏正其罪乃止由是
執政者慙而憾之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西鄙連
年用兵師老財匱北虜乘我之弊慶曆二年正月聚
其衆於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非時來聘朝廷爲
之旰食以預選報聘者難其人遂命中書編擇侍臣率

畏避免辭執政有忌公者以事方危難若俾公往則
覲其小失因可害公於是力薦公宜使契丹 仁宗
召公面諭之公曰主憂臣辱今北虜驕慢如此臣烏
敢愛死遂先命公爲接伴以觀其意英等入境 仁
宗遣中使慰勞英偃蹇託足疾不拜公謂曰僕嘗使
北病卧車中尚聞命起拜今公豈得聞天子之命而
不拜耶英畏其言遂使人掖而拜之前後接伴者未
嘗敢與虜使語及他事時朝廷猶未測虜使所以來
及國書中意公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論時動以
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勞尹勸六符酒公亦贊之
六符曰在途以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篑矣公曰九仞
之功已大豈當以一篑遽棄耶六符笑而飲之退謂

公曰韓來九何之言甚好願善承之公曰敢不奉從
曰是英等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六符謂公曰國書
中事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
答之況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又一日英等
與公從容語請却左右公即為屏之英等曰此來蓋
因兩國相疑初聞南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而北朝
疑南朝將違約襲幽燕公曰北朝與南朝歡好既久
縱有間言南朝不疑也凡疑不可有有則兩情不通
而姦人得逞其離間之計若兩朝洞達此理自然無
事英等笑而稱善曰如此議論通透夫復何疑又曰
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
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書意今不免為公言之者

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不思其所以答之耳吾儕
當為兩朝共惜生民也又言將來南朝遣使必慎擇
其人使通兩主之意以解其疑其意蓋喜公之明矣
忠信不以戎狄外之欲復得如公者以終其事也六
符密謂公之介曰六符燕人與南朝之臣本是一家
今所事者乃是非類則於公敢不盡情彼方盛彊且
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因再三誑
誓此皆非虜使所當言亦由公至誠感動使然至都
公先以其言奏之朝廷始盡得虜情豫以待之公又
請遣大臣就館與議若措置得宜可使此慮息心萬
一乖失不能揣見虜情兩疑不解則為患不細仁
宗遣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伴不許割地而許以結

婚將以太宗親孫允寧之女嫁其子梁王或止增歲幣公聞之語所親曰北虜無名肆慢朝廷遽有許與若增歲幣猶可如結婚其可哉四月拜公樞密直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英等聞之甚喜公至虜境接伴者問公以書意公即詰其求地之故彼曰吾故地也公曰且燕薊尚皆中國舊封豈得關南却爲北朝故地也又聞北朝來書以晉陽爲舊附之封且晉陽自古未嘗北屬此語尤不中理況彼此大國豈當妄相加陵設有其他國如此加陵北朝豈能堪耶皇帝初聞即欲厚有報復徐思先朝歡好又以父爲兄弟故且隱忍聞今朱書中但略辨北朝所疑而已至虜帳見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向來賈中丞言結婚與歲遺事耶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不允此議堅要割地南朝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論割地此必是志在敗盟假此爲名耳南朝亦必不從當橫戈相待而已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興兵相拒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公主益歲幣北朝猶不相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聞其所以虜主曰以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意將何爲諸臣競請興兵虜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

元吳慮其潛有侵跌故塞之且塘水始於何承矩
在通好前十餘年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皆完
葺其舊且非創有增立民兵亦皆舊有久不補將廢
故按籍補之非違約也虜主曰非卿言寡人不知其
詳又曰寡人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高祖以盧
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
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異代
舊疆則豈比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吳稱藩尚
主南朝加之以兵獨不先告我知乎公曰北朝向代
高麗黑水豈嘗與南朝耶兼天子遣臣致意於陛不
曰嚮也不知元吳與弟有姻今元吳負恩作亂故討
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

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將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
語良久曰元吳為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乎之理他日六
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
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公曰其時北
朝先遣拽刺梅里來聘既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
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有以召之過
不先在南朝與今時異矣六符又曰吾主耻受金帛
堅欲十縣何如公曰南朝皇帝曾言朕為人子孫豈
敢妄以祖宗土地與人昔澶淵方以白刃相向章聖
尚不與昭聖關南故地但約歲致金帛豈今日而可
求割地耶北朝今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
帛代之亦足使坐資國用朕念兩國主民不欲使之

肝腦塗地故不愛金帛屈已以徇北朝之意譬之如人兄順其弟弟必亦當順兄則敦睦矣若兄既順弟弟不順其兄則必致爭訟他人亦共見其曲直矣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奪好也朕獨避用兵乎況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鑒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心亦不愧天地矣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朕何憂不勝乎六符顧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即當共奏之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公同獵引公竝馬問公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此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既為兄

弟之國不可一榮一辱朕豈忘燕薊舊封焉有可復之理耶此事政應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甚開悟然金帛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罅隙況夫婦情好難必而復人命脩短存歿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有女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解目前之疑豈可待乎不若金帛之速也公又知虜欲結婚志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常制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緩結婚之意虜主曰事皆卿等口傳而書中不言何也公曰書之末有令臣陳之語斯可憑矣虜朝示公以辭曰公曰議未

詔徒還願留畢其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
之且以誓書俱來足明修好決矣公乃還奏其事
仁宗大悅除公以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
七月復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辭于政
府公既行至樂壽縣忽思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
口傳者小異則何以示信折敵耶乃竊發書視之果
有不同遂日夜馳驛歸至都時欲晡矣徑叩閣門閤
門吏白公以常制前夕進名翌日方對公曰我以機
事來主上所急要聞也遲之罪在爾曹吏遂急奏公
得對既而宿于漏舍一夕乃易書而往非公精慮善

斷幾敗國事

餘在第七卷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六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七

富鄭公行狀

及至其國虜主曰寡人孰思卿前言結婚則夫婦難必諧和徒使南朝嫁女異國懷骨肉之思誠不如金帛爲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臣奉君之詞非可施於敵國也況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今南朝以厚幣遺寡人是懼寡人矣尚何獻字之惜公曰南朝皇帝宗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以善意相承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絕棄舊好以必不可事相邀耳南朝顧惜生靈故曲爲歲增金帛今北朝見陵無已則南朝亦不暇顧生靈矣

忠宣集卷十七

一

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曰亦不可虜主曰卿勿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爲卿國之禍乎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哉虜主曰不可保也公曰勝旣不保安知其不敗乎虜主曰南朝旣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自古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而臣事之當時遺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虜主默然復見公詞色俱厲知其志不可奪乃曰我自當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又嘗謂虜宰相及劉六符等曰北朝皇帝謂南朝懼北朝此是以五代之際待南朝也自祖宗削平諸國東至南海西暨蜀漢提封萬餘里精甲滿天下何鄰國之懼乎六符曰南朝歲增金帛

二十萬尚何愛於一字公曰金帛自前世固嘗有之
至於獻納二字實繫國體金帛南朝所輕國體南朝
所重何可比也公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
日出爭至晡時方罷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山可喻若
於獻納二字則如天矣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
此議決不敢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
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未納字公至
都上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矣願朝
廷嚴勅館伴力拒絕之彼察吾意稍緩則必逞其志
然後歸耳時非公忠憤忘身詞辯如湧幾貽國辱公
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亟行不顧其
徇公忘家如此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啓 仁

宗曰朝廷專力西事河北無備臣不敢以死爭實慮
激起干戈國家無以支吾遂奉朝廷之命歲增金帛
以緩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而遽受厚賞哉臣願朝
廷增修武備俟釁而動庶雪國耻遂不拜 仁宗益
嘉公有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公
復上章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未嘗見
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者臣皆言之以是得
詳知其情狀願朝廷勿以旣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
一旦渝盟臣不唯受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
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
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則守備不敢懈弛非臣
飾小廉恐誤國事也亦不拜七月再除前命公直

論誥納於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
辭羣臣班於紫宸殿門。仁宗俟公綴樞密院班。方
御殿。且命章丞相諭公曰：是朝廷時命不緣使虜之
勞。公知不可辭。方拜受。公既在樞府。自以過主得位。
於是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知無不為。忤權要。不為
身謀。時杜祁公為相。先文正公叅知政事。韓魏公為
樞密副使。與之同心協力。期致太平。仁宗開龍圖
天章閣。命兩府輔臣各陳天下大政之先。公條列十
餘事。上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言乞擇宗室之才
者。使補外官。試以為政。漸增朝廷藩屏之固。又奏以
為安民在守宰得人。守宰難朝廷遍擇。請令兩府協
心共議。擇諸路轉運使。委轉運使擇知州。令知州擇
知縣。則天下治矣。元昊遣六宅使賀從齋書稱男兀
卒曩宵上。父皇帝公。上言曰：處事必當在初。鄉聞西
路待其使過厚。通判就驛置酒。及入見。賜與亦多。又
聽稱其偽官。此適足長其驕慢無厭之心也。今若許
以不臣。則契丹尚臣屬之。必曰彼既與南朝為敵國。
則天下獨我之尊。因此妄有邀求。如何可拒。由是朝
廷却其使。卒令稱臣。四年二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
昊。十二月。朝廷册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
俟虜使。公上言：今若虜使未至而行。則是事由我出。
使至而後行。則是恩歸契丹。萬一虜詞不順。豈可却
拒元昊。而徇契丹。則為夷狄所笑。朝廷從之。是年契
丹發兵會元昊討杲兒族。路近河東境外。朝廷欲發

兵調才爲備會垂拱奏事 仁宗面諭曰勇主在靈
中受禮恐遂襲我河東令所府設備公上草奏曰契
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出兵無名一也自稱王師不
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河東險阻易入難
出必不肯捨易就險三也河北富貴河東貧乏不肯
捨富就貧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不肯捨無備而
攻有備五也若欲入寇當行詭道不應先言雲中受
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約同困中國今契丹背約受
中國益幣元昊屢出怨辭契丹歷元昊境築威塞州
以備之而呆族屢殺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
發兵西伐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
腹心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牽制八也契丹自得

燕薊更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以謂契丹共日徑難
必在河朔所以奏河北守禦之策也乞自守一要郡
躬行其事庶將刷身羞國耻其後契丹果不入寇公
在西府力劾久安之弊時京邑局務如皇城羣牧司
之類有以親近官領之而十年不更代者公爲立三
年之制仍不許干求久任由是權倖之徒多不便之
會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

仁宗雖不疑而公恐懼不安遂因保州賊平求爲河
北路宣撫使避之於外使將還遂除資政殿學士知
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復罷公安撫使
後歲餘讒者無驗加公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
路安撫使時河北大水民流移入京東至公請中者

六十七萬人公擇屬郡之豐稔者五州勸民輸粟多者二石少者五斗得十五餘萬斛隨其處而儲之仍佐以官廩復於鄉村城郭闢廬舍十餘萬區擇官吏至於前資待闕寓居者皆給俸而遣各即流民之所選其羸病老幼不能自營食者籍名授曆而分領之均占居處給糧假器使便樵蘇之利而無遠赴待給之勞至明年二麥既登計其鄉里遠近給以粟糧俾歸土着活者五十萬人及募其彊壯黥爲軍者萬餘得不爲盜且用衣糧活其妻子父母兄弟及弛其公私山林池澤之禁恣其所取以自活者復不可勝計其偶不幸者即爲葬埋公自爲文以祭之謂其冢曰叢冢朝廷聞之遣使獎勞拜公禮部侍郎公以賑卹

乃安撫之職懇辭不拜時王則據貝州亂齊州禁卒千人謀屠其城以應之有詣公告者公以齊非屬郡且不可報以移文會有中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公受檄使往合齊人而捕之至悉就擒而上章自陳擅遣中使之罪向非公深謀果斷幾速其變齊人爲魚肉矣朝廷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亦懇辭不拜俄加資政殿大學士明堂禮畢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遠鄉里請京西一郡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並命宣制之日仁宗遣小黄門數輩密詢於廟堂聞士論翕然或舉

手相賀後數日，翰林歐陽文忠公奏事垂拱殿。仁宗曰：「近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賀，古者求相得於夢，卜今朕得於人情，則不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輔臣雖在政府，朝夕不得詳知起居狀。公與文潞公懼有姦人矯妄之變，遂率輔臣求入侍疾，內侍之長止之曰：「未得詔旨，公叱之曰：「豈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耶？」遂直入見上，因以監視僧徒祈禳爲名，奏乞留宿內殿。自此宮中命令出納事無巨細皆關白丞相，而後行。內外帖然，至末年，賴以爲法。公以民間常多疾苦，及橫賦重役，朝廷有不知者，遂遣使分往諸路，寬卹民力，其所革弊事及省徭役甚衆。公又以仁宗春秋漸高，國本未立，遂與昭文

文潞公集賢劉公沆參知政事，王文安公同議，擇宗室之賢者，建立諸貳王公素聞。英宗賢聖，遂共以其名上之。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復疑也。」諸公喜而退。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仁宗淵默垂拱，萬機之政皆仰成宰相。府公選用賢俊，庶位得人，而野無遺才，除權茶之禁，以省刑罰，至於民物豐阜，夷夏安寧，而天下不知輔相之權。則公代天翊世之勲，不可勝言矣。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仁宗爲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詔起復。公上章懇求終喪，從之。仍給半俸。英宗即位，服除，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退，章二十上方，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

封祁國公今上即位移鎮武寧軍進鄭國公累未幾將相上以公輔佐累朝年耆德盛為海內所重人無間言虛心待之以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未能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熙寧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渴見儀容願聞風論以公足疾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詔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門距殿上遠上特為之御內東明小殿以見之恩禮優重君臣莫及賜其子緋衣銀魚召坐從容日昃始退再對上欲留為集禧觀使公懇辭之官上欲召公為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茲無得更辭當力疾入輔為宗社計明年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皆懇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陞見聞有人於上前言菑異所由是時數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皆菑異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懼修省董仲舒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聞以菑凶歸之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慶餘殃尚因人而善惡而致寧有國家天下之留祥而反歸之於天數而五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陛下萬一或時而信則救菑卹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忘虧負

陛下之德不為生靈之福無其於此是時羣臣上尊
號及聽樂上以久旱皆不受而羣臣猶堅聽樂之請
公上言故事有苗變皆撤樂恐陛下以同天節契丹
使者與羣臣皆當上壽故未止其奏臣以為陛下聖
政惟新四海屬目正宜彰盛德以示夷狄願并上壽
罷之益足見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
雨公復上章曰陛下答謝天譴不為不至上天報應
陛下不為不速矧令戎使目覩中國異事更願陛下
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苗變為懼遠斥姦佞
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即太平可至上即親書答詔云
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憂文君志存王室何以
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苗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又上
章力陳君子小人之情偽繫王道之消長天下之安
危望陛下深思辨察用捨小失則招致禍亂為國大
患八月以疾辭位除判河南府復得請判亳州移武
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拜左僕射判
汝州再上章以不諳近制詔許歸洛養疾其年冬乞
還政事拜司空復武寧節鉞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
年改官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土文安公之子同
老陳嘉祐嘗啓建儲舊勳上以諸公未嘗自言深嗟
異之特拜司徒仍以子紹京為閣門祗候六年閏六
月二十二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一上聞訃震悼為輟
視朝內賜祭文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

致祭賜賻慰卹其家甚厚士大夫識與不識多垂泣
相吊公自還政未嘗一日忘憂君憂國之心朝廷有
大事或降詔訪問必竭誠盡忠纖悉以陳畧無顧忌
安南用師公復力言大兵遠行供餉皆出民力慮將
帥曹鄣縣之官務逃已責不卹百姓願深加存撫以
安國本晚年復上書力禪時政臨終猶以遺藁一封
付其子上之公為人端厚明粹識度淵遠事無巨細
皆反覆熟慮深極六心裏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凡受
爵進位未嘗不辭讓至六七不得已然後拜受接士
以至誠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笑語從容送之及
門人有所長不啻在己委曲採問盡其能況與人
語詞氣極溫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深嫉

邪惡關之盡力聞端人良士偶在憂患必誠心軫惻
竭意勞護其處家雖纖悉之務皆有規法四夷蠻貊
盡服其名比虜使至多問公所在及安否如愛父兄
至公為宰相王德用為樞密使謂館伴者曰南朝用
二公何得人之盛耶退居西都十餘年深居罕出嘗
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
之至徽安門市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文潞公尹
河南擇鄉里年德諸公為耆英之會公為之冠公平
生達性命之理臨終安坐奄然而逝未薨前旬日有
星墜于所居還政堂之後有文集六十卷夫人晏氏
封周國夫人子三人長曰紹庭朝奉郎少有才行次
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而卒次曰紹隆光祿

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一觀文殿大學士知其定所
京早亡追封某郡夫人次為之繼室封某郡大人
適宣德即范大琮次適霍丘縣令范大珪孫男三人
長曰直方守秘書省校書郎次曰直清守將作監主
簿次曰直亮假承務郎孫女三人長適試將作監主
簿張備次未嫁次尚幼其孤朝奉將以元豐六年十
月甲子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秦國
公之墓次其謹具公之家世歷官行事次為行狀將
以求立言者銘於墓紀於碑及請謚於考功而書於
國史謹狀元豐六年七月具位范某狀

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張公行狀

曾祖誼皇任中書舍人累贈左僕射

忠宣集卷一七

曾祖母太君李氏

祖夫華皇任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徒

祖母郡君王氏

郡君王氏

郡君高氏

父師德皇任左諫議大夫累贈太尉母郡君

潘氏

隴西郡太君李氏

本貫開封府襄邑縣錦繡鄉濯錦里公諱景

憲字正國太尉公第二子其先河朔人七代祖遠唐
末為亳州刺史遂家於襄邑至司徒公始居洛陽人
公天聖四年以太尉公薨授守將作監主簿明道元

斗遷太常寺太祝監西京商稅院局事修與
欺遷大理評事衛尉寺丞康定初河東始籍
擇令宰公以安撫使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秘閣
石延年薦擢知并州榆次縣榆次素號劇邑前
以不職免公至則大治改大理寺丞慶曆四年
杜正獻公參政丁文簡公連章薦公超遷通判
棣州改太子中舍以本路職司避親就移通判
齊州盜賊而獄訟繁夥公謂民迫於飢寒不能
遠罪者置於法則何所措其手足由是原其情
之輕者皆不問自此盜賊衰而獄訟簡少公以
辭學嘗預貢士之選而見遺於禮部遂不復再
舉後丞相程文簡公兩薦公乞召試出身公曰
君子進以道仕以義何必

假此而後奮乎卒辭不就八年改殿中丞知梁山軍
梁山介於川陝民俗乖戾至有父子異居而殺人以
祭鬼者公以謂雖遠方亦當齊其風教即峻加懲革
未暮月而民不敢犯以祀明堂恩遷國子博士賜五
品服皇祐五年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海州州有富
民丐子以養而為兇人教其怨家訟之累歲不決公
親訊其事盡得誣枉之狀即流所教人於達州其連
繫幾百人盡釋之莫不懽呼而去遷比部嘉祐初
仁宗患茶稅不均遣使詣路較定公被命湖北凡一
手悉按園戶虛實以定其稅所入不減舊而民無不
一之息四年使還權三司開拆司兼提點催辦公事
則不

足以勝其任公發姦捕伏洞見情偽老胥猾吏傍視
惕息畏之猶神明時豪宗大姓犯法者嘗請託于府
僚有與故嘗往還者亦陰為之地公持之益堅而於
法終不少撓自是都下翕然稱之以為一府之望開
封捕盜賞法獲賊於舊城者比新城為厚時有殺人
於新城外而捕者乃云獲於舊城以覲厚賞辭已具
公密訊其囚乃捕者曰以飲食恩意誘使殺人且邀
於舊城而執之遂置捕者於法有忌公者乃譏言路
謂公侵擅尹權 仁宗察公之直而不聽遷駕部充
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貪贓累十萬監司以其
親族多在顯要莫敢按公曰法當先於貴權而於憑
藉聲勢者有所不行則法尚可存哉乃窮治其狀倉

英宗登極救助得以不死猶除籍流竄嶺南自是貪
吏震畏引去者數人淮南發運司常預借瀆淮廩米
以充諸路上供之數雖有文具而不即償公以謂諸
路漕輓各有所職不容相侵即戒郡縣不復得借因
此銜怒讒廟飛語于三司務為中傷公曰我職當爾
豈可詭隨以苟自安設三司不我察我何恤哉八年
英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又遷金部九年移京西轉運
使丁母憂公至性過人一夕號慟髭髮盡白終喪哀
毀若不勝服治平三年服除授京東轉運使今上即
位恩遷司勳某官王逵嘗累任監司以苛酷聞及致
仕還鄉里而貪恣不法為鄉邑之害忘稱受朝廷密
旨察郡縣過失以脅持上下因取賄貨一路田文之莫

取與校公悉條其罪上之遂羈徙宿州鄉邑莫不稱
快所部郡守有以貪汙聞者未至官先謁公公曰君
昔在齊州已為民患今又欲為兗州患耶其人懼即
請老而歸未踰年移江南東路因奏議漕輓之弊蓋
田主者皆三司冗吏本無廉隅與舟人侵攘為姦甚
者沉其舟以滅跡宜代以命官且明其賞罰之格則
可以絕其弊朝廷行其議迄今為便熙寧二年移成
都府轉運使過闕上嘉公才留為三司戶部副使未
幾奉使北鄙還復使西陲按視羅兀府寧二城公受
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后知既而行
未半道而府寧果已失守及還朝更陳羅兀不可守
之狀且曰邊防本無事皆王人生事邀功罔惑朝聽

以至于罪非嚴行懲戒則疆場無由安靜一日上謂
公曰河東彫瘵婦當出總漕事授集英殿修撰河東
都轉運使仍賜金紫時朝廷方行民輸錢免役之法
議法者有希旨農旨欲以傭直之外廣增其數以寬
剩為名者公折之曰免役之法正欲惜民力可因以
重斂乎況河東地多山瘠民性儉嗇多取之則虐矣
迨所議定總一路歲費傭直之外纔取數萬緡以備
凶歲朝廷後之暨常平新法之行州縣多不曉法意
而失於宣布司農奏請下諸路監司覆按所部行之
差謬者悉俾正之他路或即加按劾羣吏訥唯公所
部但改正而已未嘗有所劾也議者欲以河東分為
兩路朝廷以問公公曰河東之田肥磽不同郡縣財

賦兩屬不能相通而

此為不便

民力疲困倉廩虛匱公均其稅賦乘歲豐
諭年民力遂寬而兵食有羨逮公之去雖
皆有數年之蓄六年改太常少卿七年擢
大夫再任明年移高陽關路安撫使兼馬
管知瀛州先是雄霸之間歲出金帛購謀
虜情公下車未久謀者自雄踰莫而至公
謀者遠來徒覬厚賞若不抑之殆且生事
夜遣親信吏載還雄州俾雄守以狀聞他
冬服部將有被酒後至公召立庭下責之
肅然有掌庖吏曹諫侍戚里不法累賊至
之猶欲薦舉公悉按其罪無所顧避元豐

闕因登對具奏熙寧以來歲多凶歉百姓
今歲一小登州縣督促使償累歲之負道
謂其害甚於凶歲願少假以紓元元之急
奏以付有司因自乞便郡就差知河東陞
奏曰臣愚誤蒙陛下拔擢猥備法從常愧
補報今大馬齒衰恐一旦捐溝壑不復再
區之誠終欲竭盡臣聞聖人以天下為度
何所不容以陛下英武宜無不服比來西
敵跳梁犯邊殆邊臣擾之耳若迭兵遠討
不繼坐困我師亦恐交相殺傷于犯和氣
之蓄則邇人先受其弊矣上曰卿言是也
不得已耳三城為京輔要郡每歲秋夏當

為水官務省近費而不計遠功故
民害公至請增歲費又展北埽以當水衝其
歲以本路轉運使親嫌乞移他郡元豐三年
生失舉左遷朝議大夫知房州踰歲上借
大中大夫知兗州未赴感疾以是年十月十
終於房陵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公天資英
大志方為兒時從母夫人過外氏李文靖公
兒游獨不好戲弄外家異之太尉公指館公
歲處喪已如成人母夫人嘗有疾公憂形於
兼廢躬治藥劑為杵傷指亟以衣覆之懼貽
之憂母夫人季氏父太傅公有人倫之鑒尚
曰此兒風骨秀異發言不忘必能大張氏之

王沂公亦以大傅公言為然及長侍奉母去
養志凡四十餘年未嘗少有顏色之忤龍圖
魯負天下重名愛公之才兩以女配之公既
門益好春秋學與朋友論辨古今至忠義久

慨然歎息常欲身行之故歷官所至無不
有積弊素不振者於談笑間決之莫不當理
生披翫圖史淡然視軒冕若無足以動其心
奉甚薄所得俸祿皆均施內外親族故麻
而家無餘貲視兄弟之子情均也子有少孤
已子而保任之家居有法度嘗戒諸子曰汝
行已當以孝悌忠信為先苟不由禮義而進

而公守道自公非公事未嘗及執政之明故居三司
最久而不遷公出仕五十年楊歷三期其所設施皆
可為法然公性謙厚既不自矜異復不妄許可故獨
為當世賢者故知杜祁公富韓公尤所信重及坐失
舉謫守房陵公僻陋無醫藥怡然順適家人不見有
憂愠之色疾公召諸子屬以後事神色不亂先夫人
追封天水郡君公今夫人封長樂郡君公子五人長敷通
直郎河東轉公司勾當公事次量前定州唐縣主簿
次益承務郎公惟知鄆州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
進士女六人公適宣德郎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聽
公事石熙次公進前穎州團練推官李堅次適通直郎
審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適承務郎韓宗質二女在
室孫男三人公孫女七人將以元豐六年某月某日卜
葬公於北印公之原以先夫人天水郡君附馬公之大
節始終可紀公以直道事君方正率下傳家清白而信
於朋友位雖公舍兩禁猶未足以究其才公不幸已矣
其勉從諸孤公之請直叙所聞為公行狀託當世名公
大人以為之誌而垂不朽焉謹狀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七

二十六

